

女同志大學生遭受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與因應之初探

王大維 陳珮甄 王宣賀 李定穎

摘 要

同性戀性傾向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及正向自我認同發展，與校園、同儕與家庭環境的氛圍是否接納有關。然而從實徵研究發現，同志大學生仍遭受許多關於性傾向的偏見。這些偏見不一定是顯而易見的激烈暴力攻擊，Sue 等人(2007)提出「微型侵略」(microaggression)的概念，用來描述這些較為隱微、不易察覺的偏見言行。過往台灣同志心理學研究對象多集中在男同志，較少聚焦於女同志的經驗，因此本研究旨在於探究女同志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性傾向微型侵略之經驗及其如何因應。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之內容分析，對三位女同志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首先呈現個別故事中的主題，再進行綜合分析。整體來說，三位女同志大學生皆曾經歷過不同主題之性傾向微型侵略事件，主要來源為家人、親友、老師、同學及網路等。三位女同志在經歷這些性傾向微型侵略時都出現不舒服、生氣、難過、無奈等負向感受，她們在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時會發展出不同的因應策略，有比較消極的迴避，也有比較積極的溝通與反駁，亦有運用自我肯定及認知改變等自我調適策略，以及原諒家人等。本研究結果對於女同志大學生的處境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後並提出建議，做為日後推動多元性別與同志教育以及輔導與諮商人員在面對同志諮商時之參考。

關鍵詞：女同志、同志、性傾向、歧視、微型侵略

王大維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通訊作者：wangtwdavid@gmail.com)

陳珮甄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宣賀 台中市立新成國民小學

李定穎 澳洲邦阿科德農產公司

壹、緒論

台灣輔導與諮商專業領域對於多元性別族群(如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議題逐漸重視,但是在學術研究仍然屬於邊緣化的主題。過去四十年來,主要的諮商輔導與心理學期刊中,以 LGBT 為主題的文章僅佔文章總數的 0.4%,且主題多集中在自我認同及親密關係,較少觸及同志所遭遇到的歧視與偏見(Wang, 2013)。早期國外研究發現心理師與諮商師的養成教育中長期缺乏有關同志議題的訓練(Allison, Crawford, Echemendia, Robinson, & Knepp, 1994; Buhrke, 1989; Philips & Fischer, 1998; Wiederman & Sansone, 1999),且心理諮商人員無法對同志提供友善、易接近且合乎倫理的專業服務(Garnets, Hancock, Cochran, Goodchilds, & Peplau, 1991)。台灣的研究亦指出輔導人員對於相關議題的知識與訓練是缺乏的(劉安真、趙淑珠, 2006),質性研究也發現部分諮商師面對同志當事人時,可能會出現不友善的言詞而帶來傷害(陳宜燕, 2007)。由此可知,同志議題研究在諮商專業的重要性。

不少研究發現 LGBT 族群比異性戀者有更高的心理困擾風險,包括憂鬱症、焦慮、自我傷害、自殺、物質成癮等(Herek & Garnets, 2007; King, Semlyen, Tai, Killaspy, Osborn et al., 2008; Mustanski, Garofalo, & Emerson, 2010)。研究也已證實,高心理健康風險與同志族群所遭遇到的恐同偏見與歧視及被污名化的經驗有很大的關聯(Mays & Cochran, 2001)。Meyer(2003)提出「少數族群壓力模式」(minority stress model)來解釋這個現象,認為遠程壓力源(遭受歧視與偏見經驗)加上近程壓力(內化恐同)會共同影響心理健康的結果,其模式也已經累積大量實徵研究的支持。另外,研究也指出同志族群在面對偏見與歧視時,並不全然是被動的受害,也會發展出多種因應策略來面對,包括認知改變、情緒調節、情境的轉換等(McDavitt et

al., 2008)。由於諮商輔導人員的職責在於提升民眾心理健康與福祉,且不只是為了服務多數族群,更是要照顧到弱勢的多元族群。有鑒於此,諮商輔導人員應該要了解同志族群所面臨的歧視經驗及其如何因應。如此不但能更貼近與同理他們的處境,並且更能提供符合需求的專業協助。

Aronson、Wilson、Akert(2012)將歧視定義為對特定團體成員之不公平,負面或傷害性的舉動,只因他們是那個團體的一份子。過往有不少學者研究性傾向歧視(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例如張宏誠(2000)、賴麒中(1998)及賴鈺麟(2003)等,他們對於「歧視」的定義比較界定在對同志族群有實質的權益上的剝奪或差別待遇。然而近期研究顯示,性傾向歧視會以更隱微的方式存在於生活中(Abersson, Swan, & Emerson, 1999)。呼應這樣的發現,Sue等人(2007)則是提出「種族微型侵略」(racial microaggressions)的概念,認為早期文獻中所討論的「種族歧視」(racism)並沒有完全消失,反而以一種更隱微的方式持續發生。這些微型侵略是對於特定的群體(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散發出詆毀的訊息,是較為短暫的、並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Sue(2010)後續也將微型侵略的概念應用於探討 LGBT 青少年,並提出「性傾向微型侵略」(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的概念,也就是基於個人的性傾向之微型侵略,指的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以口語、行為和環境中的侮辱等形式,無論有意或無意,對性傾向少數團體或個人表達帶有敵意、貶損或輕視的現象(Sue, 2010)。Nadal 與 Issa 等人(2011)則研究發現性傾向微型侵略有很多種型態,也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值得心理諮商專業關注。

由於台灣過往有關同志心理學的研究多聚焦在男同志的經驗,男同志研究參與者是女同志研究參與者的 4.4 倍(Wang, 2013),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對於女同志的經驗有更多的認識。此外根據第一作者在大學諮商中心工作的經驗發現,雖然女女同性間的親密情誼在校園中普遍

是被接受，因此女同志可能遭受歧視的機會可能較男同志少，但不代表對女同志的隱微歧視並不存在，有可能被忽視。根據上述，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一）了解女同志大學生性傾向微型侵略之經驗；（二）探索女同志大學生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之因應方式。

貳、文獻探討

一、同志在大學校園的處境

從 2004 年至今，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實施已十多年，其中於施行細則 13 條中明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因此同志教育逐漸受到重視。國外的研究發現大學校園氛圍對於同志學生有逐漸開放與接納的趨勢(Rankin, 2005; Wall & Evans, 2000)，然而在台灣，大學校園對於性少數群體的接納與包容仍有待提升。這樣的觀察可從為數不少的對同志的態度之研究得到證實，例如張德勝、王采薇（2010）曾發展一份同志態度量表包含「營造友善校園」、「願意接觸支持」、「尊重基本權利」等正向態度的向度及「擔心污名歧視」、「違反社會道德」等較為負向的態度，大學生的得分大約是中等略微偏正向。張德勝、游家盛、王采薇（2013）在另外一項以東部某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將對於同志的人際關係態度分為友情接受度、愛情態度、及同情程度三個層面，結果也是接近，尤其是整體研究參與者對於同志友情接受度分數最低。整體來說，這類量化研究發現大學生對同志的態度是中間略偏正向。然而態度的測量很容易受到社會讚許影響，例如塗沅澂（2002）就曾發現大學生對同志態度若採用紙筆的外顯測驗與內隱聯結測驗會有差異，大多數的人對於同志的態度多會為了符合社會期望而在外顯態度（overt attitude，意指在意識層次、可透過自陳工具測量到的態度）量表中做出態度整飾，但在內隱態度（covert attitude，意指以內隱的、

意識控制之下的方式運作之態度）的測量中，其對於同志的排斥態度就表露無疑。因此，大學校園對於同志的友善與接納程度，可能比態度調查所顯示的要更為負面。

許多探究同志主觀經驗的研究結果剛好可以呼應上一段的推測，因為他們發現同志族群因為性傾向而遭遇到壓力與偏見是很普遍的。國外有一些研究針對同志大學生的經驗進行質性探究，例如 Alessi、Sapiro、Kahn 與 Craig(2017)針對 21 位大一性少數新生進行深度訪談，發現當他們自身的發展任務開始要學習獨立時，又面臨到跟 LGBTQ 族群特定的壓力源（例如污名化），會同時經歷多重挑戰；但儘管如此，仍能展現出韌性來面對這些壓力。Strayhorn 與 Mullins(2012)訪談了 29 位黑人男同志大學生的住宿經驗，發現他們經歷到各種外顯或隱含的種族歧視及恐同，而宿舍的各種政策與活動（例如過夜訪客只限於女性、宿舍舉辦的約會聯誼也只限異性交往等），會去持續維持異性戀偏見與恐同，使他們更加被孤立。國內的陳振豪（2017）則是訪談了 8 位南部地區科技大學中的男同志學生，發現科系、性別屬性與互動方式會影響他們的出櫃策略及資源網絡的拓展。雖然學校提供大量性別課程與活動，但男同志科生卻非常少參與，有可能是活動內容並不夠同志友善。此外，在系上、社團或打工職場的友善人際關係是男同志科生最主要的資源網絡，而最實際的社會支持則來自同志社團，但南部科大環境對於同志社團的經營有其困境。

相較於男同志大學生，女同志的研究較少。蔣琬斯（2008）曾對六位大學女同志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同志友善的校園環境有助於同志學生更自在面對身份認同、並在認同發展過程中面對挑戰；儘管多數的女同志大學生認為目前校園對同志議題態度更加開放，也願意主動對同學出櫃，但對家人出櫃仍然是一個難題。吳映儒（2013）則研究一群女同志大學生的身分認同與學校生活經驗，她發現女同志大學生在求學歷程中，學校提供的多元性別知識仍然

不足，而且老師對於同志的正向的態度甚為關鍵，可能會影響學生的性傾向認同歷程。Abes 與 Jones(2004)則是用敘事探究訪談了 10 位女同志大學生，發現她們的同志認同是多元面向的，並會受到脈絡的影響。Tomlinson 與 Fassinger(2003)則是調查一群女同志大學生，發現她們所處的認同發展階段、加上校園氛圍的友善程度，會影響其生涯的發展。

上述關於女同志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正向適應與發展，較少聚焦在她們所經歷到的不友善經驗，例如「恐同霸凌」(homophobic bullying)。國外有關霸凌研究的學者很早就指出霸凌行為與恐同有很高度的相關，許多霸凌攻擊行為背後其實是對於同志族群的敵意與歧視(Espelage & Swearer, 2008)。過往對於恐同霸凌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小學與青少年階段(Rivers, 2011)，Misawa(2010)針對兩位少數種族男同志大學生進行的訪談，發現他們在校園生活中仍經歷到許多針對他們的性傾向與種族而做出的非常傷人且壓迫性的言語或行為。國內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李源墨（2014）曾針對 269 位男同志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他們的家庭成員、朋友與大學教授會出現一些恐同或是異性戀常規性之言論，儘管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被霸凌可能的負面影響覺知不高，但卻有學生因此有過自殺的想法。由於他並未測量遭受恐同霸凌對心理健康的實質影響，對此很難下結論，不過許多國外研究都已發現遭受恐同霸凌與許多身心健康指標有關，例如 Russell、Ryan、Toomey、Diaz 與 Sanchez(2011)發現青少年同志在學校遭遇恐同霸凌可以有效解釋其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的提升，由此可知恐同霸凌的傷害性。

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2013 年修訂，加入了對於性霸凌的防治，該法對於性霸凌的定義為「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其中有「對於他人之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進行的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與國外的恐同霸凌定義接近。為了預防此類霸凌行為，教育部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各校園也開始增加性別課程的講授和講座。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施行細則中，也規範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然而，對於同志教育的內涵及實施方式，各界眾說紛紜。游美惠（2013）借用國外學者 Tetreault 於 1993 年提出的性別課程模式論點，及劉美慧於 2012 年提出的多元文化學校環境之營造的論述，試提出「珍稀(RARE)」同志教育內涵建構模式：包括承認同志 (recognition)、反異性戀偏見 (anti-heterosexism)、尊重同志 (respect)、增能陪力 (empowerment) 等四部分，提供推動同志教育工作者一個藍圖。而王儷靜（2013）也提出，學校的性別教育不能只淪於性別平等及尊重多元文化的口號呼喊，如何將性別教育融入真實生活中並體驗，正視並尊重非異性戀族群的存在是推動同志教育及營造友善校園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此可知，若能更了解校園中同志的經驗，特別是歧視的經驗，將有助於推動校園的平權與友善環境。

二、性傾向歧視與微型侵略相關研究

爲了要了解校園中同志遭受歧視經驗，在此先對性傾向歧視的相關研究做探討，並進一步採用 Sue 等人所提出的「微型侵略」(microaggression)的概念來解析。

（一）性傾向歧視

根據賴孟泉與紀品志（2009）整理發展心理學家 Savin-Williams 等人的論述，青少年性傾向並非是個人的選擇，而是內在先天的特質，且不論時間變化均穩定不變；可能可以被個人所覺察到也可能不會；並非屬於青少年時期獨有而是會橫跨人生全程；無法完全用類別來區分，較屬於一種光譜。性學專家金賽是最早提出性傾向並非類別而是連續向度，並曾用七點量尺將人的性傾向從 0（完全異性戀）到 6（完全同性戀）來劃分。Klein、Sepekoff 與 Wolf(1985)則是提出多向度觀點，認為一個人的性傾向包

含「性吸引的對象」、「性行為的對象」、「性幻想的對象」、「情感偏好的對象」及「社會偏好的對象」等向度，最後再加上其「生活形態」及「自我認同」來確認。儘管性傾向是複雜且連續的向度，一般來說，人們多在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其中之一來自我認定，少數人會在游移或猶疑中，有人稱之為「疑/流性戀」(王振園，2010)。

性傾向歧視即是根據一個人的性傾向而產生偏見並進而實際的歧視行為，通常是指稱社會中的優勢族群(異性戀者)對於性傾向少數者(即女同志、男同志或雙性戀者)所做出的行為。由於異性戀者是佔據人口的絕大多數，許多異性戀者對於身為異性戀者的特權缺乏自覺，並視之為「正常」，且容易將非異性戀者視為「異常」，此種「異性戀常態」(heteronormality)的思維也反映出異性戀霸權或異性戀主義(heterosexism)的內涵，因此，性傾向歧視與異性戀主義有高度的關聯(游美惠，2008;2015)。

學者指出，異性戀者經常存在著對於性少數的歧視與偏見，如將同性戀與愛滋病做聯結、同意同性戀人權但不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假裝尊重性取向之不同卻在言語中出現意無意的取笑或批評，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亦存在著這些隱性的性傾向歧視，如美國前總統布希欲修憲法制婚姻為一男一女，限制同性婚姻，但不排除各州授與同性伴侶類似「民事姻合」的類似法律承認之可能性，此做法即為一種表面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做法(傅美惠，2004)。臺北市府勞動局(2016)則是將性傾向歧視定義為「雇主因為對特定性傾向的偏好或偏見，而在就業上給予求職人或受僱人不同的待遇」。這裡所指的「歧視」(discrimination)常指的是有具體的法制或措施上的差別待遇。賴麒中(1998)發現國內男同志在就業歧視問題上，不論現身與否，主要遭遇的皆是敵意工作環境的困擾。郭豐慶(2011)亦發現男同志在初入社會以及進入職場之後可能面臨到與性傾向議題相關的挑戰包括：(一)屈於現實，忽略內在情感需求；(二)因工作夥伴的明顯恐同

情節，而倍感壓力與難過；(三)主管對同志的接受度，掌握工作的生與死；(四)其他同志的負面範例，致使面對性傾向議題如履薄冰；(五)對職場戀情、異性追求，格外小心；(六)傳統婚姻紅包文化及感情與婚姻狀態成為他人好奇的目標。這些經驗可能與性傾向歧視有關。性傾向歧視的研究也在女同志中存在，例如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2012)針對女同志親密暴力的研究發現，受到異性戀霸權的影響，女同志親密關係的私密與社會空間被剝奪(可能是不敢出櫃)而傾向於共同築巢，形成過於緊密的關係。萬一發生親密暴力時，她們向社政或警政單位通報率偏低，主要的原因是家暴防治體系仍舊籠罩在異性戀思維中，未能考慮女同志身份曝光與二度傷害的疑慮(例如可能在詢問加害人身份時直接假設對方為異性，使得求助者難以在剛遭受暴力傷害當下，又要面臨出櫃的壓力)。這種性傾向歧視一方面有其結構性與制度性的力量維持，但它同時也存在於細微的人際互動之間(例如社工與求助的女同志)。

整體來說，針對性傾向的不公平對待，一類是有關同志成家結婚尚無法律保障、或雇用上的差別待遇等實質權益上的剝奪，另一類較少被關注的則是較為隱微且存在於日常人際互動中的偏見，這些較為微小的偏見所帶來的傷害可能並不亞於具體的歧視。

(二) 性傾向微型侵略相關研究

上述這種非制度性或權益剝奪類型的隱微歧視似乎與 Sue(2010)提的「微型侵略」(microaggressions)接近。此詞句最早是由精神科醫師 Chester M. Pierce 所提出，後來由多元文化諮商學者 Sue 等人(2007)加以延伸並提出「種族微型侵略」(racial microaggressions)的概念。他們認為美國社會中的「種族歧視」(racism)並沒有完全消失，反而以一種更隱微的方式持續發生。這些微型侵略是對於特定的群體(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散發出詆毀的訊息，是較為短暫的、並發生在日常生活中

的。這些微型侵略可能會以語言、非語言、視覺或行為的形式展現，可能是主動的也可能是潛意識的。微型侵略又包含三類(Sue, 2010)，包括：(一)「微型侮辱」(microinsult)：通常發生在潛意識層次，可能是透過語言、非語言及環境空間的溝通，隱微地傳遞出對於個人身份的粗魯或不敏感，例如：「對著全班女同學說『你們以後嫁的丈夫...』」，不但假設學生都是異性戀，也假設他們一定會步入婚姻。(二)「微型攻擊」(microassault)：通常發生於意識層面，是一種對於個人身份所做出的刻意歧視行為，可能是暴力的語言、非語言或環境上的攻擊，有意造成對方的傷害。可能的行為包括：辱罵、迴避、刻意的歧視性行動。(三)「微型忽視」(microinvalidation)：通常發生在潛意識層次，意指在溝通中對於個人的身份有關的想法、感覺與經驗隱微地傳遞出排斥、否定或忽略。Sue(2010)進一步以在美國的種族微型侵略為例，舉出「微型侮辱」可能會出現的主題包括：將個人的智力歸因為他/她的種族身份、以次等公民的方式對待他人、對於他人的文化價值或溝通風格病理化、因為個人的種族身份而假定其可能有犯罪意圖。「微型攻擊」比較接近霸凌定義中的言語霸凌、情緒霸凌、關係霸凌，只是不一定有「長久持續」的要素；至於「微型忽視」的主題則可能包括：透過外顯可辨認的少數族群認定為外國人、白人否認或假裝膚色或種族並不存在、將種族視為對於成就不重要之菁英迷思、否認個人的種族偏見等。

Nadal 等人(Nadal, Issa, Leon, Meterko, Wideman, & Wong, 2011)將微型侵略的概念應用於探討 LGBT 青少年，發現青少年同志因其同志身份而遭受到的微型侵略經驗有潛意識的也有刻意的，其八種主題包括：

1. 使用異性戀偏見的詞彙（如“faggot”或“dyke”等字眼）；
2. 支持異性戀常態的文化與行為（例如要求行為舉止不要太「過於同志」氣息）；
3. 假設所有同志的經驗都是一樣的（例如假定男同志都不愛運動）；

4. 異類化（把同志視為物體並做出有距離的言論，例如「看到你就讓我想起電視上的XXX」）；
5. 對於 LGBT 經驗感到不舒服或不認可（例如在同志出櫃後跟她說「我認為你被詛咒」）；
6. 否認異性戀中心思維（例如當同志分享遭受歧視對待的經驗無法同裡）；
7. 認為同志是性病理或變態的（例如談到同志性傾向視為性偏差或與 HIV 或愛滋病連結）；
8. 要脅行為（例如同志伴侶走在公園中遭到路人鄙視眼光或辱罵）。

Platt 與 Lenzen(2013)針對 12 位非異性戀大學生進行訪談亦有類似的結論，他們發現同志大學生所經歷到的微型侵略包含五種主題：支持異性戀常態的文化、同性戀是罪惡的、恐同、異性戀主義的語言/詞彙、過於性化（sexualization，將同志與性行為聯結）、過少性化（undersexualization，迴避談論同志的性議題）、將微型侵略視為幽默等。

（三）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之因應

近年有些研究開始探究遭遇性傾向微型侵略對於同志族群的心理健康的影響，例如 Woodford、Howell、Silverschanz 與 Yu(2012)曾調查一群同志大學生，發現他們經常聽到身邊的朋友在話語中使用「那好 gay！」(that's so gay)，這句話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沒什麼，可是從同志族群的主觀感受中仍帶有嘲諷與歧視的意味。該研究也發現同志大學生聽到該言語的頻率會與社會與生理福祉有負向相關，尤其是在疏離感與生理症狀層面。Wright 與 Wegner(2012)則是針對一群同志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遭受恐同微型侵略的程度能有效預測自尊及同志認同發展。當面臨上述的微型侵略時，同志也會有不同的因應措施。Nadal、Wong、Issa、Meterko、Leon 與 Wideman(2011)發現，當同志面臨性傾向的微型侵略時，他們在行為上可能採取被動、面質或保護等三類反應；在認知上則有韌性/充權、及順從與接受等兩種反

應；在情緒上則有不舒服、生氣/挫折、悲傷、難為情/羞愧等反應。Nadal、Davidoff、Davis 與 Wong(2014)則是訪談了九位跨性別者，探究他們在面對性別認同的微型侵略時的心理歷程與因應機制，他們發現研究參與者在經歷微型侵略之後的反應包括情緒、認知與行為三方面。在情緒方面包括：憤怒、被背叛、苦惱、無望與疲憊、感到被誤解；在認知方面包括：合理化、陷入雙重束縛的矛盾、警覺與自我保護、韌性與增能。在行為方面包括：直接面質、間接面質、被動因應。

三、小結

根據上述文獻，性傾向微型侵略確實可能讓同志族群帶來負面影響，而台灣對於同志的性傾向微型侵略的研究不多，針對女同志的研究更少，本文為初探性的研究並欲彌補此學術缺口，希望研究結果能提供心理輔導相關工作者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有鑑於國內還未有許多討論性傾向微型侵略的研究，本研究以初探形式探討女同志面對此一現象的生命經驗，著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的經驗、感受與因應。本研究擬採用質性研究的內容分析法，先透過文獻探討設計出半結構

式的訪談大綱做為指引，之後對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最後則是進行內容分析，找出主題與模式。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尋求三位願意受訪的研究參與者，並進行深度訪談以蒐集敘說經驗。篩選標準有三：

1. 16 至 22 歲之青少年。原本包含高中生，但後來的研究參與者皆為大學生，後續的訪談與分析也僅限於針對大學生做討論。
2. 自我認同為女同志者。研究者於招募信上附一量尺說明：「假如現在有 1~7 的一把量尺，1 為完完全全的異性戀，代表你只喜歡異性，從未從同性身上感受過吸引力及性幻想；7 則為完完全全的同性戀，代表你只喜歡同性，從未從異性身上感受過吸引力及性幻想，如果要你界定自己的性取向，你想你會在一個號碼？」並選取勾選 4~7 者。三位受訪者皆自陳為 6 至 7 分之間。
3. 在校園中有因為自己的性傾向遭侮辱或歧視之經驗。

本研究將招募信張貼於學校、同志機構、女同志相關網路社群及各相關場域。其次則是透過滾雪球方式，從研究者身旁的親朋好友或好友的好友，運用人際關係擴大搜尋範圍，尋找符合條件的研究參與者。三位研究參與者摘要表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摘要表

姓名（代號）	小奕	小花	小健
年齡	22	21	20
職業	學生（大四）	學生（大三）	學生（大二）
訪談地點	屏東	台北	台北
性傾向認同	女同志	女同志	女同志
訪談地點	租屋處	咖啡廳	咖啡廳
訪談次數	3	2	2
訪談期間	2014 年 10 至 2015 年 1 月		

三、研究工具

(一) 研究者

本研究共有四位研究者，訪談資料主要來自第二、三、四作者在第一作者指導之下所完成的大學部專題研究。第一作者主要負責研究架構的構思，並協助其他作者完成初步分析，並對研究報告進行主要的修改、概念再釐清及文獻增補與統整。第二作者為主要的研究訪談執行者、初步分析及初稿撰寫。第三與第四作者為協同訪談者，並參與初步分析及初稿撰寫。第一作者為心理諮商相關科系教師，曾修習過質性研究課程並完成質性研究論文，也於碩士班教授質性研究課程；於研究進行時，第二、

三、四作者為同系大三至大四學生，雖未曾修習過質性研究課程，但曾執行過訪談習作。為強化對於質性研究的認識與掌握，本研究進行時在第一作者指導之下共同閱讀質性研究書籍並定期討論。第二、三、四作者以小奕做為前導研究，第一次訪談後與第一作者討論、修改訪談大綱並改善訪談技巧，之後繼續完成後續訪談。

(二) 訪談大綱

為能夠蒐集足以分析的資料，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擬定訪談大綱（如表 2），並依照訪談時情況延伸問題。

表 2

訪談大綱

一、寒暄與建立關係

- 1.說明研究目的與倫理議題
- 2.了解受訪者的背景，並從中間談建立關係與正向氣氛

二、同志認同與經驗

- 1.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與多數人不同？當時的感覺
- 2.你目前對於自己身為女同志的感受是（偏正向或負向）
- 3.什麼原因會讓你有這樣的感覺？

三、遭受歧視/微型侵略經驗與因應

- 1.從很多人的經驗中發現，同志在成長經驗中多少有發生一些受到歧視/微型侵略的經驗[定義歧視/微型侵略可能包含具體與抽象的，可能包含語言與非語言或行為等...]，你印象中是否有遇到這類情形？
- 2.當時你受到這樣對待時，你的感覺是？
- 3.之後你做了什麼反應？是否有些解決或制止歧視？
- 4.除此之外，你還有想到類似的經驗嗎？（探索學校、職場、家庭、同儕、網路等不同領域）

四、歧視經驗的影響

- 1.經歷這些經驗對你的影響是什麼？（可能包括對自我的看法、心理與情緒調適、人際或家庭關係、實質的利益被剝奪等）
 - 2.現在回過頭去看，你有什麼想法？
 - 3.未來在遇到類似的經驗，你可能會怎麼做？
-

四、實施程序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由第二作者擔任主要訪談員、第三與第四作者擔任協同訪談員。訪談於隱密性高且研究參與者同意的地點進行，並在研究參與者同意下進行錄音。在第一次訪談後，團隊成員討論並修正訪談技巧及確認第二次訪談重點。由於小奕是第一位受訪者，因此訪談員花了比較長的時間才慢慢掌握訪談的技巧，因此訪談三次，其餘皆訪談二次。小奕原本為前導研究之參與者，後來因其資料也十分寶貴，因此繼續補訪談並納入正式分析中。

研究者將錄音檔轉錄為逐字稿之後，寄給研究參與者確認內容正確性，並將原始資料進行初步概念化。分析方式為內容分析，第一作者帶領其他作者一同檢視每位研究參與者的逐字稿，從中進行比較並找出主題，先進行開放式編碼，並再將同一屬性歸類為更上層的編碼。四位研究者共同討論分析結果，並針對不一致之處討論修改與調整方式，提升整體研究的信度。

本研究從提出計畫、到執行訪談、分析及報告撰寫中，遇到一個最大的困境即為概念的操作化及語言的限制。原本研究團隊即很清楚要研究微型侵略的經驗，但是當時這個字眼的中文尚無人使用，一般人也無法理解，因此研究者仍是沿用「性傾向歧視」的字彙。但是在訪談時就遭遇到部分受訪者對於「歧視」二字容易聯想到比較嚴重的行為，因此他們所分享的經驗較少且單薄，需由訪談員說明或舉一些「微型侵略」的實例，受訪者才能慢慢說出更多。此現象凸顯一個兩難：究竟要著重在研究者或是研究參與者的建構與詮釋？當著重前者，可能會過於武斷且忽略參與者的主體性，但若完全依照後者的建構，則無法蒐集到豐厚的資料。這樣的困境又加上語彙的侷限，因為「微型侵略」並非一般常民會使用的字眼，也無較接近詞句，因此研究者於訪談時，仍沿用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歧視經驗」的字彙，然而這兩

個詞語代表不同的意義。這樣的困境一直持續到後續分析與報告撰寫，研究者也經常在「歧視」與「微型侵略」兩個詞句上來回交替，直到數次修改後，才統一定調將概念重新聚焦在最原始的「微型侵略」。透過團隊成員來回的討論、閱讀、文本檢閱及報告撰寫修改，試圖讓概念盡量一致，但仍可能有許多力猶未逮之處。

五、研究倫理

為確保研究參與者最大的福祉及權利保障，研究者在研究參與同意書中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訪談進行之方式、保密承諾及倫理考量，並提醒研究參與者有「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利。訪談地點則選在隱密且經研究參與者同意之地點。錄音資料及完整逐字稿，除了研究者外並不會公開給其他人。研究資料中研究參與者以匿名呈現，有關地名、校名等也經變造處理。同時，研究者也提醒若因參與訪談而引發負面情緒，研究者可以協助轉介相關心理諮商資源，結果並未有出現此情形。

肆、研究結果

首先將先呈現三位研究參與者小奕、小花及小捷在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及其因應，之後則是針對三位研究參與者做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小奕的經驗分析

（一）背景

小奕為 22 歲的大學四年級學生，個性爽朗、直接。家中有父母以及一個弟弟。平時會關注同志的議題，也會主動參與同志大遊行及相關活動。

（二）傾向微型侵略經驗

1. 無法說出口的同志身分

小奕覺得很多人並不了解同志，對於身為同志這一個事實無法在許多的人際關係中暢所欲言。

言，一旦離開自己所認為安全的環境後便會感到不安。雖然這是個人的煩惱，但可能是環境不夠友善讓他不夠有安全感，類似微型侵略中的微型忽視。

小奕：覺得，唉，這就是這個世界吧。一個弱小的群體的概念。(A1145)

小奕：就是有時候，沒辦法，沒辦法出櫃。就是雖然我現在在這邊很開心的出櫃了，在系上，因為我知道系上是安全的啊，但是到外面就不行了。就是，到外面的朋友，就不太敢直接講。(A1092)

小奕：人際喔，人際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對...沒有辦法對那些人說，讓我有點...可惜？就是有種...嘖嘖。

陳：妳想要施力，可是卻又施不上力的那種感覺。

小奕：是也沒有那麼嚴重啦，就是，想說卻又沒辦法說出來的那種感覺，想說又不確定能不能說，說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就是有一種卡卡的感覺。(A1259-61)

2.同學將同志病理化

小奕至 A 國當交換生時，某系男同學追求她。小奕雖有表明自己是喜歡女生的，對方反以「能治嗎？」回問，顯示出把同性戀當成疾病。

然後後來，反正就這樣，但那段時間也沒有很確定，但也就差不多有個型，然後後來，反正沒事呀，就會思考，然後我就用這個拒絕他了，他和我說「能治嗎？」(A1070)

3.網路上反對多元成家的歧視言論

小奕看了同學在網路上發表有關對同志議題的歧視言論後，感到不舒服。

就是他說多元成家那個，他用了一些很神奇的詞啦，就比如說就是多元成家趕快通過啊，這樣同性戀就不會來干擾異性戀的生活啊，之類的，一些歧視同性戀的東西，B 同學就很憤怒的貼給我這樣。(A1193)

4.同儕、團體領導者及成員的「異性戀常態」思維

小奕與國中同學在談論動漫的人物角色時，同學認為女生應該喜歡男生的角色，喜歡女生的角色會感覺是同性戀，不太好。

那時候就是運動完之後，我們就在喝飲料，那時候好像就是全家在推海賊王的集點，她就跟我說喬巴很可愛，我就跟她說我比較喜歡羅賓，她說：「妳為什麼比較喜歡羅賓啊？不是應該喜歡索隆嗎？這樣我會覺得妳是同性戀欸！」但是我覺得她這樣講出來好像有點，就是感覺（同性戀不好），對，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跟她出櫃。(A1243)

小奕參與學校碩士生帶領的愛情小團體，在談論愛情婚姻議題時，團體帶領者的不當言辭讓小奕覺得不受尊重，沒有考慮到身為同志的感受。

因為有一次問到對愛情的想像「你覺得什麼樣是浪漫？」然後就是男生問女生，女生問男生，然後她就問我「你覺得你男朋友怎麼樣對妳，妳覺得才是浪漫的呢？」然後我就想了超久，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出男朋友這個詞。然後對我浪漫是什麼樣的狀況，完完全全無法，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隨便說了一個，然後下課之後，不是下課啦，團體結束之後，我就去跟 leader 說，我先跟他們出櫃，就直接說其實我喜歡的是女生，然後你們今天的那個討論的內容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加入，因為妳問的是女生就直接以男朋友這個角色當想像，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進入那個狀況。(A2237)

國中同學將小奕假定為異性戀，並在玩笑言語中透露出認為異性戀才是正常的想法。

小奕：...就是好像覺得只有異性戀是正常的，他可能把我用異性戀假設...假設我是異性戀，直接開玩笑說出那種話。(A2026)

5.對於性傾向微型侵略的看法及感受

小奕對於受到性傾向微型侵略的看法為他人對於同志並不了解，所以會說出一些有歧視意味的言語。在受到性傾向微型侵略後的感受方面，小奕則會有很煩、不屑、生氣、難過與害怕等感覺。

小奕認為 C 國 Y 系同學根本不了解同志，所以會說出歧視的言語。

陳：那妳覺得他到底為什麼會問出那句話「能治嗎」，除了很喜歡妳之外。

小奕：我覺得「能治嗎？」那句話和喜歡沒什麼關係吧，我覺得他會問出後面那個就是妳真的不能跟男的試試看嗎，那個才是因為喜歡我。然後「能治嗎？」那個只是因為純粹的出於對同性戀的一種不了解。

陳：他認為那是一種病。

小奕：對。(A1160-165)

小奕對於 C 國 Y 系同學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感到不屑，認為對方無知。

陳：那對於剛剛說的，那位男生問妳的「可以治嗎」，妳的感覺是？

小奕：翻白眼翻到天邊去，覺得他很無知。
(A1136-137)

小奕在網路上看到班上同學發布有關同志議題的歧視言論，感到生氣。

...反正他那時候就是 PO 了那種，那時候我也覺得頗生氣的，但那時候我不在台灣。那時候班上好像都不是很喜歡他吧，雖然我覺得他其實人還不錯啦。(A1195)

看了護家盟的公聽會當中的反同志宣言後，認為他們是無知的，感到煩躁與不屑。

就是很煩啊，就是會覺得他們是一群「無知的鼠輩」。之前在看護家盟的那個東西也會覺得很煩，就是護家盟的公聽會啦。
(A2221)

在一次小團體當中，領導者帶領有關同志的議題，請小團體成員發表對於同志的看法，有小團體成員認為同志是「噁心的」，小奕聽了之後覺得對方並不瞭解同志、感到不屑。

他們就直接說覺得很噁心，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無知的鼠輩」。(A2247)

(三) 對性傾向微型侵略的因應方式

小奕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所採取的因應方式會因為對象的不同而有異。面對不了解同志的人，可能會選擇用「教育」的方式讓他人了解同志，說明「同性戀不是一種病」、「同志並沒有不正常」等觀念。

1. 透過溝通教育對方

小奕面對同學認為同志是病態的，曾嘗試與他溝通，試圖教育對方有關同志的正確觀念。

陳：所以妳當時怎麼回答他？

小奕：我回答他這不是病，這不是不正常。

陳：妳是以一個平靜的心回答他。

小奕：是。

陳：所以妳認為妳有解決或制止他的...

小奕：我有... 那算解決嗎，導正他的觀念。

陳：他真的有被導正嗎？

小奕：我不知道，我覺得他有聽進去，但是他沒有很想要聽進去，就是我講的他可以知道，他可以知道同性戀這件事情是正常的，但是後來他見到我的時候問，我們真的不能試試看嗎？妳真的不能喜歡男生嗎？妳沒有試過怎麼知道呢？所以說我不知道該說是解決了還是怎樣。
(A1146-153)

2. 迴避

(1) 害怕直接面對

小奕擔心爸爸認為同志不是正常的，會想要叫她改變成異性戀，因此不敢與爸爸談論同志話題。

陳：妳會怕他怎麼樣？（李：對，怕他怎麼樣？）

小奕：就是，就是什麼.....可能就是一直叫我.....一直叫我要改回來之類的吧，就是大家都會怕那種反應啊，

就是「要改啊」，或者什麼的，「妳應該是正常的吧」，那種奇怪的點。

(A3212-20)

(2)等待適當的時機再討論

面對爸爸態度較不接受，母親建議小奕不要跟爸爸談論同志的話題，小奕也接受，等待較適當的時間。

小奕：不記得了！好啦，媽媽說有跟爸爸說過了，然後什麼……嗯……他還是沒有像媽媽接受那麼快，然後還是希望我可以有轉變的機會，然後他還是不太能接受這樣，叫我不要有事沒事去跟他講這個，給他一點時間讓他跟媽媽溝通。(A3405)

(3)淡化

小奕在向國中同學出櫃後，對方並沒有做出正面回應，此情況接近微型侵略中的「微型忽視」。因為無法得知對方的情緒，雖然有些擔心，但小奕選擇用「比預期的好」的想法來淡化不舒服。

小奕：因為不是面對面，也不是講電話，只是用 line，所以我感覺不出她的情緒。

陳：所以你是覺得她有改變嗎？還是…？

小奕：我不知道啊，我有可能那時候糾結吧

陳：可是妳那時說妳不會，妳沒有說因為這件事情妳不會出櫃，然後妳現在卻出櫃了，那中間有什麼改變嗎？

小奕：沒有啊，就覺得順勢地講啊！

陳：那妳順勢地講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小奕：嗯，其實講的時候我有糾結到底要不要跟她說。

李：因為她之前那個反應嗎？

小奕：對，但後來覺得如果她會因這樣就不把我當朋友的話，也無法啊。

陳：所以你其實是冒著失去一個朋友的風險嗎？

李：所以沒有特別的反應？

小奕：比我預期的好一點。

陳：所以比妳原本預期會怎麼樣？

小奕：原本預期她可能會給我驚嘆號，或者是點點點。(A3011-33)

二、小花的經驗分析

(一)背景

小花是年約 20 歲的大學在校生，有著一頭長直髮、打扮時尚，個性活潑、說話爽朗充滿自信。她是家中長女，下面還有一個弟弟，現在半工半讀，目前有一位穩定交往對象。

(二)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

1.路人異樣眼光

小花在和家人出櫃前，尚未完全確定自己的性傾向。在與第一任對象交往初期，對於路上他人的異樣眼光感到不自在，甚至選擇不出門。她覺得那種被指指點點及被當異類的感覺很不舒服。

小花：我有一陣子很低潮，我就會和我媽講說我不想出去，我連約會也都是在家約，因為我覺得很丟臉，就是，妳在牽手幹嘛都會有人看…所以別人在看我的時候我會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和她就會可能直接去看電影啊。

陳：不舒服是？

小花：就是..呃..被當異類，就好像自己是動物那樣，就是，妳明明知道妳喜歡的是正確的，妳知道妳喜歡人沒有錯，沒有殺人也沒有放火，可是妳現在就是有點被當犯人那樣指指點點，那種感覺妳懂嗎？(B1045-50)

2.母親及朋友認為性傾向是可選擇的

她先跟朋友出櫃，朋友認為是性傾向是自己選擇的，亦即也可以選擇「回到」異性戀，這讓她不敢再和朋友訴苦。後來和媽媽出櫃時，媽媽也說類似的話，讓小花感到生氣。

然後其實因為那時候我媽不知道我喜歡女生，我那時候也不能跟別人講，然後我跟我朋友講，我朋友又覺得說「那是妳自己的選擇啊，就是妳幹嘛去選擇女生」...，她們以為我只是玩玩的而已，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也不能和我朋友講，也不能和我媽講。(B1056-58)

比如說我和我媽吵架，她就會說「啊妳自己的選擇啊」...(B1095-100)

3. 親人將同志與疾病及異常聯結

小花在和家人出櫃後，親戚也都知道了自己的同志身分，也因此曾有親戚因為這樣而對小花說出了帶有歧視性的語言。有次休假在家時，姊姊半開玩笑的將同志與愛滋病連結，讓小花感到非常不舒服與生氣。另外有次是阿姨則把同志視為不男不女，同樣讓小花感到非常不舒服與生氣。

...就因為有一點那種歧視我吧，說小心妳得愛滋怎樣怎樣的...(B1127-134)

她說「妳是不是有一個朋友是女生，然後男不男，女不女的」，我說「不會阿，她就是女生」。可是她就開始怪力亂神，她就覺得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很容易招來一些有的沒的吧....當下我覺得還滿不舒服的...(B2018-20)

4. 家人的異性戀常態的假設

小花的哥哥及姪女會出於為她好而希望她能夠選擇與異性交往，此種把異性戀視為常態的假設也是性傾向微型侮辱的常見形式。

...我哥也是一直叫我去選擇男生，還有我姪女也是。(B1138)

就覺得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關心我，可是他不知道說我是真的喜歡女生還是只是一時的好玩...(B2164-167)

5. 對於性傾向微型侵略的看法及感受

(1) 不舒服

小花在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時，特別是親戚的歧視性言論，多次提到會有不舒服的感受。

她就開始怪力亂神，她就覺得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很容易招來一些有的沒的

吧！...，當下我覺得還滿不舒服的，...(B2018-20)

小花：就很不舒服啊，妳被這樣講當然就會覺得，會這樣講一定就是沒什麼常識的人，對啊，重點是她那時候還喝我飲料，她說我會得愛滋，那妳就不要喝啊。

陳：她是那種開玩笑的語氣嗎？

小花：她是開玩笑，可是妳就會覺得很不舒服，她是在暗示什麼啊。
(B1127-134)

(2) 不爽與生氣

小花在提及面對母親及阿姨等一些歧視性的言論時，會出現比較不耐煩、不爽、或生氣等情緒與肢體語言。

然後我媽講說「她是 GAY 喔」，然後我就整個很翻白眼，...(B1017-21)

李：可是對於她（阿姨）那種言論妳是感到非常不爽的？

小花：對啊，所以其實當下我還滿不爽，但我沒有去...，因為我覺得對於親戚的評論，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說沒有很重要，自己的家人支持才是最重要。(B2029-30)

小花：對啊，就覺得干妳屁事啊！
(B2020-24)

(3) 受傷

小花在面對微型侵略，尤其是路人的指指點點時，會感到受傷。

我覺得其實一剛開始面對別人這件事情，我還滿不能接受的，內心會覺得很受傷，我會覺得說，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愛的權力，可是我們不能去選擇別人的指指點點。(B1052)

(4) 無奈

小花在面對姊姊將同志與愛滋連結的歧視性言論時，情緒是無奈多於生氣的。

小花：我覺得就是會無奈，因為你知道對於一種笨到無可救藥的人你還會想要跟她說什麼嗎？對啊，就是對於

笨的人你不需要再去多說什麼，因為她就是不懂。

李：所以妳的感覺是就是她不懂，然後妳很無奈。

小花：對啊，對啊。所以我覺得當下其實我對於很多不懂的人去亂說，我覺得會無奈，但是我不會特別去強調或特別去辯解什麼，因為他們不懂，妳何必去跟那些人計較？

（三）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之因應方式

1.逃避

小花在和第一任對象交往時，仍尚未確定自己的性傾向，對於他人的異樣眼光非常敏感，在與伴侶外出時，常覺得受到他人指指點點，內心感到受傷，但當時的小花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因應，因而選擇逃避。

就是，呃，被當異類，就好像自己是動物那樣，就是，妳明明知道妳喜歡的是正確的，妳知道妳喜歡人沒有錯，沒有殺人也沒有放火，可是妳現在就是有點被當犯人那樣指指點點...（略）...我沒有因應啊，我就躲起來，因為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怎麼因應...(B1045-56)

2.不想反駁與辯解

小花在面對他人的歧視語言時，雖然心裡感到不舒服或生氣，但多半是氣在心裡，並不會想去解釋或去反駁，覺得有點麻煩。

沒有（去解釋），因為我覺得她應該也聽不懂。(B1119-122)

覺得他們不能理解吧，所以就不會想和他們講那麼多了。(B1144-146)

我就覺得我就聽聽而已，但我也不能反駁，畢竟她是我阿姨，我就只能聽聽...(B2020-24)

所以我覺得當下其實我對於很多不懂的人去亂說，我覺得會無奈，但是我不會特別去強調或特別去辯解什麼，因為他們不懂，妳何必去跟那些人計較？(B2123-129)

陳：所以妳沒有想過要去改變他們想法之類的？

小花：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做自己.....做自己都已經夠麻煩了，你還要想去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其實有點.....有點.....對，有點麻煩。(B2134-135)

3.回擊制止

小花在面對微型侵略，偶爾也會出現直接的用語言及肢體語言回擊，試圖制止。

她就開始怪力亂神，她就覺得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很容易招來一些有的沒的吧！...，當下我覺得還滿不舒服的，...(B2018-20)

陳：所以那時候妳聽到這樣的話妳...？

小花：我就瞪她啊，說「妳再給我講講看」。

4.自我肯定

在與第二任對象交往後有了支持，加上也更認同自己的性傾向，變得較有自信。面對路人的異樣眼光也感到習慣，也不再介意他人對自己的評論。

其實我已經習慣了，我覺得，就這樣吧，我覺得反正我長得又不差，妳要講什麼隨便妳，我覺得要很有自信吧...(B1040-44)

嗯，一開始真的很不自在。然後漸漸的，我交到第二個...我也可能是因為她吧，然後我可以很自在的做我自己，就是我想要幹嘛就幹嘛，反正就覺得，喜歡就已經是事實啦...(B1052)

...我覺得可能已經習慣.....我也沒有在管別人的眼光，就是我也沒有在管別人說什麼，所以說其實我也不會去注意到別人對我的評論是什麼...(B2016-18)

5.轉換角度、正向解讀

小花的媽媽現在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同志身分，也會與伴侶一起出去，但對外介紹仍然僅稱是普通朋友，小花對此正向解讀，認為這已是媽媽最大的讓步，因此不再生氣。

像我媽把我「男朋友」介紹給別人認識，也都只說是朋友，她不會說..欸..這是我的另一半之類的，她不會。對啊，像她其實已經接受了啦！(B2007-8)

我覺得沒什麼感覺欸，這已經算她最大的讓步...(B2009-12)

其實還好...他們只是有時候可能找不到理由去說我是誰，所以他們才會說我是同學。(B2060-62)

小花覺得在經歷過歧視經驗後的自己是有所成長的，能夠學習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並且現在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對他人的異樣眼光已沒有感覺，已經可以一笑置之。

對我的影響.....應該是成長吧...就是可能可以看得比較開，因為如果是換做以前的話，一定會生氣或者是一定會怎樣。可是當我今天經歷過這麼多之後，我會覺得很多都是成長，就是你會去思考說為什麼他們要這樣？這是一種成長吧！(B2192-195)

我覺得很東西有時候都換個角度去想，有時候很多東西都要站在別人角度去著想，因為有時候就是因為我們忘了要去幫別人思考他們的感受，然後一意孤行自己的感受的時候，其實很多衝突就會來。(B2196-201)

就是一笑置之吧，因為我覺得很好笑，看他們的表情，就真的覺得好笑，對啊。(B2212-219)

6. 諒解家人

小花在面對家人的微型侵略，較能夠去理解，雖然一開始仍會生氣，但已經慢慢體會家人也有苦衷，並選擇諒解。

小花：...我覺得很多事情就一開始他們不能接受，可是時間一久之後，他們都可以...他們其實都已經慢慢看開，畢竟我是他們自己的女兒，他們不可能不接受我吧！他們不接受我，那他們幹嘛生我？對啊。

李：所以妳也不會對於這件事情再有生氣？

小花：不會生氣，因為.....因為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就像我媽一樣，她一定有自己的苦衷，那我不會去

硬逼她一定要接受我，可是即使妳今天不能接受我，妳不要去.....妳也不要反駁我或什麼，對啊，其實我覺得我可以諒解她，那她一樣可以諒解我。(B2138-143)

三、小捷的經驗分析

(一) 背景

小捷，二十歲，現為大學二年級生，脾氣好不易動怒。外表偏中性，短髮，自我認同不是T也非婆，現有一穩定交往對象。家中重男輕女，因小捷為長孫，所以從小被當作男孩子養大。

(二) 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

1. 女友家人認為同志可受後天誘導並加以怪罪

小捷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大多來自女友家長，他們認為同志性傾向是有問題且受後天誘導，並將之怪罪為小捷造成，並會打電話用歧視性語言責罵小捷。

我女友不是一直都喜歡女生，就是她類似偏雙性戀，對啊應該是啦，因為她從來沒有交過男女朋友，就是到我之前都沒有交過，所以她的家人會覺得說她應該要是喜歡男生的..對，所以家長會說「都是因為妳，所以她才這樣」。(C1348)

有一次是她阿嬤打電話給我，就是女朋友跟她家人又吵更兇，所以她阿嬤直接打電話過來罵人，就是說「妳為什麼要來破壞我們的家庭啊，妳為什麼一定要這樣？」這真的很像八點檔在演的東西，被罵之後我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就是對方家長打電話過來罵人就真的還滿那個的，但是歧視字眼可能就含括在裡面吧，我自己也沒有那麼記得她講了什麼。(C1336)

然後又有一次就是，就是直接約我出去說，也把我女朋友一起找去，就是一起對談這樣子，他們還叫我簽切結書，不會再找他女兒什麼的。(C1368)

2. 同學的不友善行為

國中時有交女朋友，在學校沒有刻意隱瞞，低調的出櫃。有一位同學就有性傾向微型侵略的行為出現。

國中有一個女生，就是她不喜歡..她那時候啦..現在比較好一點，她那時候對這件事非常敏感，就是可能我坐她後面，就是排座位坐在後面，她考卷都用丟的這樣，她看到我就是直接翻白眼走掉。(C1180)

3. 教師的排斥與不接納

國中時班導也因為小捷的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大學的系主任也發表過歧視性言語，認為雖然應尊重別人是同志，但不能接受學生及自己孩子是同志。

因為那時候國中的事情也是有開小小大，對方的家長就是知道，然後他們家長跟我們班導是好朋友，然後他就跟我們班導講，然後我們班導就來找我們聊天，然後反正我們班導意思就是說「呃，妳現在可以不用這樣，就以後如果嫁人之後，他們就會...恩...妳以前有跟女生交往過喔，妳要怎麼辦」之類的，就覺得這種言論就真的是，或是從一點差別待遇就覺得，喔，他好像不是那麼喜歡就是這樣傾向的人。(C1276)

其實我們系主任也是..欸...而且他在我們新生入學就講了，他說「恩..我本身是個對同性戀比較沒有辦法接受的人，就同學你們有事的話，你們不要找我聊，妳們找另一個老師。」然後他說「近幾年我進步了啦，我可以接受別人家小孩是同性戀，但我不能接受自己小孩是同性戀。」(C1322)

4. 貶抑同志/異性戀常態

小捷接受到的另一種微型侵略經驗則是貶抑同志，將同志視為不正常，而異性戀才是常態的言論。

他的意思就是異性戀是正常的、同性戀是不正常的，就會覺得有點敏感。...我覺得不正常的貶抑的性質比較多，因為我

有聽過別人講普遍與不普遍，或普通與不普通，所以我就覺得這就沒有褒貶在。但是我就覺得如果妳講正常不正常，那就正常的才是對的。(C1325-34)

朋友的話最多就是像...就是那種..她沒有刻意歧視你，但是她講的話就是..像我可能就是講「阿勞、阿勞」，就是有點..是在歧視外勞，就是像這種話。但是她是怎麼講的..喔..有時候可能會講到不正常之類的..就是可能講到正常、不正常時候，我可能就會說什麼是不正常，然後她就會就是..喔..好啦，不是這個意思之類的。(C2076)

網路上有關婚姻平權的討論，經常出現反同志的言論，包括同志等於人獸交或會導致生育率下降等歧視性言語。

像...就是前陣子不是..呃...不是進立法院嗎，然後...就是，就是網路新聞下面就會有無知的人留言，就說什麼人獸交啊，什麼這不正常的啊，然後下面就會有人講什麼，就是講一些很好笑的話，然後可能下面就會留言，就是還有人說生育率會下降，看到的時候覺得，很可笑又有一點生氣。(C2018-20)

5. 性傾向微型侵略的看法及感受

(1)難過、害怕與錯愕

對於女友家人的反對小捷感到難過、害怕、與錯愕，最後覺得可笑，但還是希望與女友家長保持良好的關係。女友家長會使用「不正常」這個字眼，讓小捷非常不舒服。

陳：所以被女友家長罵是生氣比較多嗎？還是.....

小捷：難過吧，跟害怕。

陳：害怕什麼？

小捷：就是有一種，呃，我被罵了欸，怎麼辦，然後又是一個長輩，也不知道怎麼去應對。(C1337-40)

小捷：家長會說都是因為妳，所以她才這樣。其實我覺得還滿好笑的，就是一開始會覺得錯愕，有點生氣，然

後難過說為什麼會被這樣講，然後最後覺得有點可笑。(C1350)

(2)生氣

面對國中同學性傾向微型侵略的行為，小捷從原本不在意轉變為生氣，在面臨其他微型侵略行為時亦有出現生氣情緒。

一開始就想說她在幹嘛，到後來就生氣，因為我以前脾氣還滿好的，就是我一開始不會太 care 她這個舉動，可是到後來大概維持一、兩個月以後，我就開始生氣，就是他丟下去考卷，我也不會去撿，我就拿了我自己的，叫後面自己去拿之類的。(C1186)

聽到的瞬間就是會有一點生氣，你在說什麼！(C2080)

對著我說的話，其實都很客套，就是你知道他在講表面話那種，就是我是在管我們家女兒，我不是在管妳怎樣啊，但是聽了就會覺得不爽....(C1324)

(3)無奈

對於校園中性傾向微型侵略的行為，除了生氣之外，小捷也會感到無奈。

因為有這樣的反應其實不會太意外啦，就是大部分都是這樣，尤其是 P 那一方的通常反彈會比較大，然後就是會覺得，喔，那種，因為這件事的關係，因為他們一開始鬧到要把妳退學，就叫她不要讀書，就是逼她要不就搬出去，要不就退學，要不就妳們分手。後來有真的就分開一陣子，那陣子就是會生氣，然後會難過，就負面情緒就很多。生氣的對象好像滿廣泛的.....（對於這個社會文化）嗯，社會文化，然後對方的家長，然後就是對方的決定，這樣也會覺得滿生氣的，對阿就是覺得被放棄啊什麼的，有一點無奈。

(C1114-20)

(4)尷尬

認為老師在課堂上公開開同志的玩笑很不好，並覺得尷尬。

那時候就是我們班有個男生，個性跟講話都比較（陰柔）對，比較陰柔，但是他也不是 gay 拉，就是，可能老師就是會開他的玩笑阿，然後，之類的，就是用一些同志的玩笑，但是就是其實下面真的有 gay 的話，我自己會覺得好像...不是很好。(C2032)

陳：所以你心裡是不舒服的嗎？

小捷：對，多少有一點不舒服。

陳：就是雖然知道他在開玩笑，可是你覺得..是..生氣嗎，還是？

小捷：不會生氣欸，就是覺得...尷尬吧，就是覺得這麼做也不是很好，因為畢竟你是老師，然後你把這種敏感的話題當玩笑...對啊，畢竟可能有人不敢面對，坐在下面，聽了會很不舒服。(C2033-36)

（三）性傾向微型侵略的因應方式

1. 避免衝突

小捷一開始不知如何應對女友家長，雖然被對方責罵，但選擇不去正面面對，藉此迴避衝突。

小捷：就是有一種，呃，我被罵了欸，怎麼辦，然後又是一個長輩，也不知道怎麼去應對。

陳：不能怎麼樣。

小捷：對對對，就是不能怎麼樣，我媽就是跟我說，妳為什麼不反擊，我說可是他阿嬤，我能怎麼樣，就覺得至少是長輩，被罵可以好好講，可是不能反擊，就會覺得錯愕，不知道怎麼辦。就不要吵得太凶，吵得太兇他以後就沒有接受的可能了。(C1340-46)

小捷：就是暫時不要提起這個話題，然後就是在家就是乖一點啊，就是不要一直去找她吵架，就是慢慢地這樣子，我就是想說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是如果我們這樣子也可以，

就是可以考好，找到好工作，別人也沒有什麼資格立場可以反對了。

(C1360)

若老師或長輩有歧視性言論時，小捷並不會與他們正面衝突，最多可能只會用辯論來回應。

小捷：恩，如果是我聽到不舒服的話，可能就，就，算了吧，就當他就是開玩笑，要不然，真的很不舒服的話，就寄個抗議信之類的吧。(C2038)

陳：好，然後對於老師或長輩，就比較，就是會聽，然後不會去反駁這樣子。

小捷：恩，除非是他的話太攻擊了，就是他在針對的話，我可能會辯論但是不會，要跟他吵。

陳：有發生過這件事嗎？

小捷：還沒，但是如果有的話我會跟他辯論下去。(C2097-104)

2. 在母親支持下冷靜面對

面對女友和家人衝突及女友家人的歧視，小捷情緒較激動，媽媽鼓勵小捷應保持冷靜，才能好好的處理事情。

小捷：...她（媽媽）是會跟我說，就是現在是，就是我的女朋友會比較需要人家安慰，所以她叫我一定要冷靜。

陳：需要妳...

小捷：就是她就會安撫我之類的，就是說真的是我要先冷靜下來才可以把事情處理好之類的，對啊，就是扮演一個旁邊講講話那種。(C1107-12)

3. 反擊/教育正確知識以戳破無知

看到網路上有性傾向微型侵略的言論，小捷會去留言反駁，直接戳破他們的無知。或是教育對方正確的觀點，協助改變想法。

...就是網路新聞下面就會有無知的人留言，就說什麼人獸交阿，什麼這不正常的阿，然後下面就會有人講什麼，就是講一些很好笑的話，然後可能下面就會留言，

就是還有人說生育率會下降，我可能就會留言說「啊同志本來就在，啊不能結婚我們還是不會生小孩，啊結了婚生育率也不會下降」之類的，就是戳破他們很無知的點。(C2018)

我會比較有反應的話是，他講的話太可笑了，像他可能就講說同志就有愛滋病的話，我可能就會反駁他，就會直接跟他講，或是什麼同志生育率下降，就是這類完全就是無稽之談的，我就會直接反應。(C2097-104)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會反擊吧，就是會跟他說我的觀點。那..就是如果是他無理的話，那我就覺得我一定是必須要跟他講，那他如果聽不進去的話，那我也沒辦法，就是又一個無知的人，對啊，就是他們有些想法真的是太可笑了。所以也許有些接收到正確的知識之後，他可能會改觀或是想比較清楚...(C2138)

4. 質問

當朋友不經意講出微型侵略的言論時，小捷會直接質問。

是我朋友的話我會直接講，因為我覺得，我因為是他們朋友，我以我知道他們不是，就是沒有刻意要這個樣子，但是可能聽在別人耳裡，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歧視別人，所以就會，特別跟他們講。(C2078)

5. 從網路上的反同言論自我反思

對於網路上反對同志的言論，雖然不完全認同，但會冷靜思考有些講法也有一些道理。

就是你看到網路上面講，就是你會知道這世上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就是可笑的想法也好啊，就是他講的真的是問題的想法，就是會覺得說，好像其實，還是很多地方要去想啊，就是不見得說完全就是照自己要做的就是比較好，所以你反而會回過頭來想，嗯...就是我剛剛講的應該比較是領養小孩這一塊，對對，像是很多同志想要爭取領養小孩，可是看到網路上很

多講法，自己也覺得他們講的也是滿合理的，對啊就像這種。就是例如說，這個環境真的不太適合，我就覺得...對啊小孩你也不能讓他...就是生長在他不想要的環境裡，對啊，因為你...他接下來受到的欺負，你自己也經歷過，你為什麼要讓他就是也這樣？我就覺得大環境沒有改變之前，就是，盡量不要...對阿，我會覺得，還是有可以參考的意見啦。就是有時候可能是因為太自卑，所以你要刻意去爭取全部的東西，可是就有時候還是得要想一下，對啊。

(C2107-14)

6. 自我肯定

小捷以前會受到性傾向微型侵略言論影響，認為自己可能有錯，但現在比較能自我肯定，不會受影響。

陳：那你自己本身會因為這些言論而受到影響嗎？

小捷：影響.....嗯，現在的話比較少，以前的話可能就會想自己是不是哪裡有錯這樣。現在的話就是，就給你講啊，對啊，就比較...不會影響。

(C2005-06)

四、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 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

根據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分析，表 3 整理出每位成員所經歷到的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包括微型侵略經驗的來源、主題、感受及因應方式。

表 3

三位研究參與者的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

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	小奕	小花	小捷
來源	1.爸爸 2.表妹 3.同學 4.小團體領導者 5.網路	1.路人 2.媽媽 3.兄姊 4.親戚（阿姨、姪女）	1.女友家長 2.同學、朋友 3.老師（國中、大學） 4.網路
主題	1.無法說出口的同志身分 2.將同志病理化 3.網路上反對多元成家的歧視言論 4.異性戀常態思維	1.路人異樣眼光 2.認為性傾向是可選擇的 3.親人將同志與疾病及異常聯結 4.異性戀常態的假設	1.女友家人認為同志可受後天誘導並加以怪罪 2.同學不友善對待 3.來自教師與網路上的歧視性言論 4.貶抑同志/異性戀常態
感受	1.煩躁 2.生氣 3.難過 4.不屑	1.不舒服 2.生氣 3.受傷 4.無奈	1.不舒服 2.生氣 3.無奈 4.尷尬
因應方式	1.透過溝通教育對方 2.迴避 3.淡化	1.逃避 2.不反駁/辯解 3.自我肯定 4.回擊制止 5.轉換角度、正向解讀 6.諒解家人	1.避免衝突 2.在母親支持下冷靜面對 3.反擊/教育正確知識以戳破無知 4.質問 5.從網路上的反同言論自我反思 6.自我肯定

研究參與者所知覺到性傾向微型侵略來源主要為同學、父母、親戚、老師、路人及網路言論等。性傾向微型侵略的主題最常出現的是將異性戀性傾向視為常態且正常的，並將同性戀性傾向視為病態。三位受訪者都有提到這樣的經驗。另一類則是網路上或人際之間的各種歧視性的言論及不友善對待。有一類微型侵略的經驗是比較細緻，包括「無法說出口的同志身分」及「路人異樣眼光」，小奕與小花都有提到這類比較抽象也難以形容的不舒服經驗；小捷則是比較有經歷到直接的不友善行為，包括來自女友母親及同學。這樣的結果與 Nadal、Skolnik 及 Wong(2012)發現同志大學生所經歷到的微型侵略接近。若根據 Sue 等人(2007)的「微型侵略」(microaggression)的模式來看，其將微型侵略的「微型侮辱」(microinsult)、「微型攻擊」(microassault)及「微型忽視」(microinvalidation)三類。「微侮辱」通常是潛意識的對個人的身份做出無禮的評論或行為，「微攻擊」則通常是有意識的對個人身份做出攻擊性的言行，「微忽視」則是潛意識的忽略或排拒某些人的存在(Sue, 2010)。本研究三位研究參與者所遭受的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在此三類皆有。例如在「微侮辱」方面，三位參與者會經歷到他人並非刻意攻擊但缺乏敏感度的一些言行，例如在課堂上開同志玩笑，或提到「女生都要嫁人、女生應該喜歡男生」，或是在談論愛情與婚姻議題時，只討論兩性的狀況等。在「微攻擊」方面，則有一些是刻意針對研究參與者做出人身攻擊的言論或行為，例如：不友善行為（傳考卷時用丟的），或對她們說「同志是不正常的、病態及噁心的、性傾向是自己的選擇、與愛滋病做連結」等，或指控她們誘使他人變成同志。在「微忽視」方面，則會忽略她們的存在或傳遞出排斥、不被接納的感覺。

上述這些微型侵略經驗會引發三位參與者的感受，多為負向情緒。她們共同都會感受到不舒服或煩躁，另外生氣與憤怒等比較高漲的負向情緒也是皆有出現。小奕與小花有出現難過與受傷等比較低落的負向情緒，小花與小捷

則是出現無奈情緒。三位受訪者在面對這些不舒服的感受會採用不同的因應策略。最常見的一類因應策略是屬於較為消極、被動的，例如：迴避、避免衝突、不反駁等，三位受訪者都有出現此行為。這類策略可能也有其功能，在於自我保護或是維持關係，尤其當對方是自己的家人或親近的朋友時，可能會選擇以此方式回應。另一類是比較積極的直接去挑戰或教育他人有關同志的正確觀點，包括：透過溝通教育對方、反擊制止、直接戳破無知、及直接質問等。這類策略雖然可能會引發緊張，但可以與他人溝通甚至達到教育的目的，也讓自己的負向情緒有所抒發，小奕與小捷有出現此類策略。第三類比較是採用自我調適來回應不舒服的感受，包括小花與小捷的自我肯定、及小捷從網路上反同言論自我反思與在母親支持下冷靜面對等。這樣的策略是選擇改變自己，而非與微型侵略者正面衝突，需要較多的支持與反思能力。第四類策略是認知改變，同樣是屬於自我調適的一種，例如小奕的淡化及小花的轉換角度與正向解讀、及諒解等。這樣的策略可以減緩不舒服的感受帶來的衝擊，亦可能反映出文化中重視關係和諧有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三位大學生女同志進行深入訪談之質性分析，並提出以下結論：

（一）三位大學生女同志皆曾經歷過來自不同對象且各種主題之性傾向微型侵略

三位大學生女同志都曾受過來自同學/同儕、父母、親戚（表妹、女友家長）、老師（及團體領導者）、路人及網路言論等之性傾向微型侵略，其內涵以言語形式最多，多半圍繞在有關同志是不正常的言論，以及一些負向的歸因（造成生育率降低、性傾向是個人選擇等），亦有一些不友善的行為。

（二）三位大學生女同志經歷過性傾向微型侵略後都有出現負向感受

三位大學生女同志在經驗到這些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之後，會引發不同程度的負向的感受。三位參與者共同感受到不舒服與生氣，有些會有難過、無奈、尷尬、不屑、不自在等情緒。

（三）三位大學生女同志面對性傾向微型侵略會因不同情境而有不同的因應策略

三位大學生女同志在初始遇到這些經驗時，多半較為被動、逃避；等到自我的同志認同比較肯定之後，或擁有更多的知識及他人的支持之後，則會開始採用比較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包括反教育對方、質問、請對方制止等。有一些避免衝突及改變想法的策略可能文化中重視關係和諧有關。

二、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對於未來欲探究類似現象的研究者及可能會與女同志工作之實務工作者提出下列建議。

（一）對研究者

本研究為國內少數針對女同志進行性傾向微型侵略之質性研究，做為一個初探性研究來說，可提供初步的基礎做為後續研究參考。然而仍有許多限制，首先本研究訪談者在訪談技巧尚不是非常精熟，分析時對概念的掌握也不足，因此宜加強質性研究方法之訓練，並對於相關文獻宜更為精熟。另外，本研究選擇以微型侵略理論做為主要參考架構來詮釋受訪者的經驗，較無法從受訪者的主觀世界的現象場去了解。未來分析類似議題時，宜在從下而上的歸納與從上而下的演繹之間盡量找到平衡點。本研究對於未來相關研究提出下列建議：1. 宜擴大研究參與者樣本數及背景的多樣性；2. 在訪談與分析過程中關於微型侵略的認定應採取社會建構的觀點，納入受訪者的主觀詮釋；3.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有詢問研究參與者的同志認同，然而並未進一步探究同志認同與所知覺

到的性傾向微型侵略之間的關聯性，未來研究可探討兩者之間的交互影響。4. 本研究參與者皆屬適應良好者，所遭受的性傾向微型侵略經驗並未引發強烈痛苦。可能是受訪者尚未說出，也可能是受訪者同質性較高。未來可加強訪談技巧並招募曾經歷較嚴重或長期微型侵略經驗者來訪談。5. 未來可針對各種性少數群體進行訪談（包括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等），以了解不同性少數族群所經歷之微型侵略之內涵。6. 對於微型侵略的概念宜再進行深入的探討，包括如何更細緻的操作化定義，以及如何轉化成受訪者可以懂的語言，並注意此概念的跨文化適用性。

（二）對實務工作者

本研究發現三位研究參與者過往皆曾在其生命經驗中遭遇不同主題與來源之性傾向微型侵略，這些經驗不太容易辨識或察覺，但對其想法與感受都造成一定的影響，而其發展出的因應策略亦可提供其他面臨類似經驗者參考。本研究對心理諮商與輔導實務工作者提出以下建議：

1. 與同志案主諮商時，應去探問生命經驗中的微型侵略或相關歧視經驗，並探討其與後續的困擾及適應之間的關聯性。
2. 本研究部分參與者自己發展出自我肯定的策略來因應微型侵略經驗。若諮商人員能夠採取肯定取向（affirmative approach，例如：方剛、楊志紅，2015）的諮商，以協助同志當事人增強權能（empowerment）。
3. 從預防的角度來看，大學校園諮商輔導中心可針對同志學生發展預防性的方案，教導其發展多元的策略來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微型侵略行為。
4. 本研究發現不少微型侵略是來自於家人，過往的實徵研究也顯示家庭拒絕與排斥能有效預測同志成年之後的身心困擾（Ryan, Huebner, Diaz, & Sanchez, 2009）。諮商人員應對同志青少年提供家庭諮商服務，提升家庭支持，以減少此類微型侵略可能帶來的傷害。

5. 同學與網路上所散發對同志的微型侵略也頗常見。性別平等教育法早已規範對他人性傾向的言語攻擊已屬於性平事件的「性霸凌」行為樣態，學校應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內容，以預防性霸凌的發生。若遇到發生性霸凌事件，也應積極透過性平機制進行申訴與處理。

收稿日期：106.03.30

通過刊登日期：107.05.08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方剛、楊志紅（2015）。肯定性諮詢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振圍（2010）。「疑性戀／流性戀」：青少年既疑且流的性別與情慾認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王儷靜（2013）。再文化：性別平等校園的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12-14。
- 吳映儒（2013）。黑白的彩虹旗——一群女同志大學生的身分認同與學校生活經驗。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源墨（2014）。臺灣男同志大學生霸凌經驗之探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埔里。
- 張宏誠（2000）。「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歧視審查基準之研究從「性別平等」論同性戀者平等權基礎。東吳法律學報，12(2)，47-88。
- 張德勝、王采薇（2010）。大學生對同志態度量表編製初探。台東大學教育學報，21(1)，159-186。doi:10.6778/NTTUERJ.201006.0159
- 張德勝、游家盛、王采薇（2013）。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人際關係態度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4(3) 411-432。doi:10.6251/BEP.20110524
- 郭豐慶（2011）。男同志面對職場中性傾向議題之自我調適與因應策略。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 陳宜燕（2007）。同志當事人諮商經驗探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 陳振豪（2017）。南部地區科技大學中的男同志學生：校園性別經驗與資源網絡初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傅美惠（2004）。論美國同性戀與平等保護——兼論我國同性戀人權保障之發展。中正法學集刊，16，1-60。
- 游美惠（2008）。異性戀常規。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5，98-101。
- 游美惠（2013）。推動同志教育，營造友善校園：一些初步構想。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38-47。
- 游美惠（2015）。「異性戀霸權」是什麼？。2017年3月2日，出自《巷仔口社會學》。取自<http://twstreetcorner.org/>
- 塗沅澂（2002）。個體對同性戀所持態度之外顯測量與內隱測量比較。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新莊。
-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6）。什麼是「性傾向歧視」？2017年3月2日，取自<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43585065&ctNode=63848&mp=116003>

本論文改寫自第二作者獲得 103 年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編號 103-2815-C-153-004-H）之成果報告，第三與第四作者為研究團隊成員、第一作者為指導老師。本論文的改寫主要由第一作者負責。本研究部分內容曾於 104 年 11 月於國立台南大學主辦之「2015 年愛無礙-多元・性別與親密」學術研討會中以壁報形式發表。

- 劉安真、趙淑珠（2006）。看見！？校園同志輔導工作推展之現況與輔導教師對同志諮商之訓練需求調查。**中華輔導學報**，**20**，201-230。doi:10.7082/CARGC.200609.0201
- 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2012）。巢起巢落－女同志親密暴力、T 婆角色扮演與求助行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7**，45-102。
- 蔣琬斯（2008）。女同志大學生的自我探索與親密關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賴孟泉、紀品志（2009）。不再是醫師：簡述當代精神醫學對性傾向的觀點。**輔導季刊**，**45**（4），58-70。doi:10.29742/GQ.200912.0007
- 賴鈺麟（2003）。台灣性傾向歧視之現狀。**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3**，14-21。
- 賴麒中（1998）。性傾向與就業歧視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英文部分

- Aberson, C. L., Swan, D. J., & Emerson, E. P. (1999). Cover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 men by U.S. Colleg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9*(3), 323-334. doi:10.1080/00224549909598388
- Abes, E. S. & Jones, S. R. (2004). Meaning-making capacity and the dynamics of lesbian college student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identity.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45*(6), 612-632. doi:10.1353/csd.2004.0065
- Alessi, E. J., Sapiro, B., Kahn, S., & Craig, S. L. (2017). The first-year university experience for sexual minority students: A grounded theory exploration. *Journal of LGBT Youth*, *14*(1), 71-92. doi:10.1080/19361653.2016.1256013
- Allison, K. W., Crawford, I., Echemendia, R., Robinson, L., & Knepp, D. (1994). Human divers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raining in clinical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visited.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9), 792-796. doi: 10.1037/0003-066X.49.9.792
- Aronson, E., Wilson, T. D., & Akert, R. M. (2014). *Social psychology* (8th ed.). Boston: Pearson. 余伯泉等人（譯）（2015）。**社會心理學**。台北：揚智。
- Buhrke, R. A. (1989). Incorporating lesbian and gay issues into counselor training: A resource guide.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68*(1), 77-80. doi: 10.1002/j.1556-6676.1989.tb02498.x
- Espelage, D. L., & Swearer, S. M. (2008). Addressing research gaps i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homophobia and bullying.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7*(2), 155-159.
- Garnets, L., Hancock, K. A., Cochran, S. D., Goodchilds, J., & Peplau, L. A. (1991). Issues in psychotherapy with lesbians and gay men: A survey of psychologis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9), 964-972. doi: 10.1037/0003-066x.46.9.964
- Herek, G. M., & Garnets, L. D. (2007). Sexual orien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 353-375.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3.022806.091510
- King, M., Semlyen, J., Tai, S. S., Killaspy, H., Osborn, D., Popelyuk, D., & Nazareth, I. (200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ntal disorder, suicide, and deliberate self harm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eople. *BMC Psychiatry*, *8*(1), Art. 70. doi: 10.1186/1471-244x-8-70 Retrieved from <https://bmcpsychiatry.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1471-244X-8-70>

- Klein, F., Sepekoff, B., & Wolf, T. J. (1985). Sexual orientation: A multi-variable dynamic proces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1(1-2), 35-49. doi:10.1300/J082v11n01_04
- McDavitt, B., Iverson, E., Kubicek, K., Weiss, G., Wong, C. F., & Kipke, M. D. (2008). Strategies used by gay and bisexual young men to cope with heterosexism.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20(4), 354-380. doi:10.1080/10538720802310741
- Mays, V. M., & Cochran, S. D. (2001).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11), 1869-1876. doi: 10.2105/AJPH.91.11.1869
- 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697. doi: 10.1037/0033-2909.129.5.674
- Misawa, M. (2010). Racist and homophobic bullying in adulthood: Narratives from gay men of color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Horizons in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24(1), 7-23. doi:10.1002/nha3.10370
- Mustanski, B. S., Garofalo, R., & Emerson, E. M. (2010).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uicidality in a diverse sample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0(12), 2426-2432. doi: 10.2105/AJPH.2009.178319
- Nadal, K. L., Davidoff, K. C., Davis, L. S., & Wong, Y. (2014).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reactions to microaggressions: Transgender perspectives.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1(1), 72-81. doi:10.1037/sgd0000011
- Nadal, K. L., Issa, M.-A., Leon, J., Meterko, V., Wideman, M., & Wong, Y. (2011). 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for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 *Journal of LGBT Youth*, 8(3), 234-259. doi: 10.1080/19361653.2011.584204
- Nadal, K. L., Skolnik, A., & Wong, Y. (2012). Interpersonal and systemic microaggressions toward transgender people: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Journal of LGBT Issues in Counseling*, 6(1), 55-82. doi: 10.1080/15538605.2012.648583
- Nadal, K. L., Wong, Y., Issa, M.-A., Meterko, V., Leon, J., & Wideman, M. (2011). 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 Processes and coping mechanisms for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individuals. *Journal of LGBT Issues in Counseling*, 5(1), 21-46. doi: 10.1080/15538605.2011.554606
- Phillips, J. C., & Fischer, A. R. (1998). Graduate students' training experiences with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issue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6(5), 712-734. doi: 10.1177/0011000098265002
- Platt, L. F., & Lenzen, A. L. (2013). 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sexual minorit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0(7), 1011-1034. doi:10.1080/00918369.2013.774878
- Rankin, S. R. (2005). Campus climates for sexual minorities.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2005(111), 17-23. doi:10.1002/ss.170
- Rivers, I. (2011). *Homophobic bullying: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ssell, S. T., Ryan, C., Toomey, R. B., Diaz, R. M., & Sanchez, J. (2011).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dolescent school victim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 health and adjustment.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81*(5), 223-230.
doi:10.1111/j.1746-1561.2011.00583.x
- Ryan, C., Huebner, D., Diaz, R. M., & Sanchez, J. (2009). Family rejection as a predictor of negative health outcomes in white and Latino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ng adults. *Pediatrics, 123*(1), 346-352.
doi:10.1542/peds.2007-3524
- Strayhorn, T. L., & Mullins, T. G. (2012). Investigating black gay male undergraduates' experiences in campus residence halls.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 Housing, 39*(1), 140-161.
- Sue, D. W. (2010).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Race,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Sue, D. W., Capodilupo, C. M., Torino, G. C., Bucceri, J. M., Holder, A. M. B., Nadal, K. L., & Esquilin, M. (2007).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4), 271-286. doi: 10.1037/0003-066X.62.4.271
- Tomlinson, M. J. & Fassinger, R. E. (2003). Career development, lesbian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ampus climate among lesbia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44*(6), 845-860.
doi:10.1353/csd.2003.0078
- Wall, V. A., & Evans, N. J. (Eds.) (2000). *Toward acceptance: Sexual orientation issues on campu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Wang, T.-W. (2013, August). Research o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issue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Taiwan: A content analysis from 1971-20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Asia Pacific Rim International Counseling & Psychotherapy Conference, Kuching, Malaysia.
- Wiederman, M. W., & Sansone, R. A. (1999). Sexuality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A national survey of training directors of doctoral programs and pre-doctoral internship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0*(3), 312-317.
doi: 10.1037/0735-7028.30.3.312
- Woodford, M. R., Howell, M. L., Silverschanz, P., & Yu, L. (2012). "That's so gay!": Examining the covariates of hearing this expression among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60*(6), 429-434. doi: 10.1080/07448481.2012.673519
- Wright, A. J., & Wegner, R. T. (2012). Homonegative microaggress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LGB individuals: A measure validity study. *Journal of LGBT Issues in Counseling, 6*(1), 34-54.
doi:10.1080/15538605.2012.648578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Lesbian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

Wang, Ta-Wei Chen, Pei-Chen Wang, Hsuan-Ho Li, Ding-Ying

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and positive self-identific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homosexual orientation are in relation with campus, peers, and family acceptance. However, from empirical studies (or media coverage), gay and lesbi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till face much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with regard to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Some prejudice may not be blatantly violent attacks but rather subtle and unrecognizable bias, which was termed "microaggressions" by Sue et al. (2007). Retrospectively, most studies on psychology of Taiwanese homosexual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gay men instead of lesbian women.

According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lesbian college students who was subjected to microaggression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ree lesbian college students, and also adopte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different levels of 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 from various persons, most of whom were family members, friends, teachers, peers and ones on the Internet. In face of these microaggressions, they showed many negative emotions, including being angry, uncomfortable, sad, helpless, etc. Consequently, the participants developed various coping strategies. Some were more passive, for example, to avoid or neglect, some were more positive, such as to communicate and educate others, some were of adaptation, take self-assertiveness and cognitive change for instance, and still some might use forgiveness.

The study results offer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lesbian undergraduates and thus suggestions are made as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gender diversity and LGBT education and also for improving counselling with lesbian clients for practitioners.

Keywords: **Lesbian, Gay, Sexual Orientation, Prejudice, Microaggression**

Wang, Ta-W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wangtwdavid@gmail.com)

Chen, Pei-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Wang, Hsuan-Ho Taichung City Shin-Cheng Elementary School

Li, Ding-Ying Bonaccord Quality Produce Co.